

中顾委常委
王首道同志为保靖
龙栖洞题词



龙栖洞景观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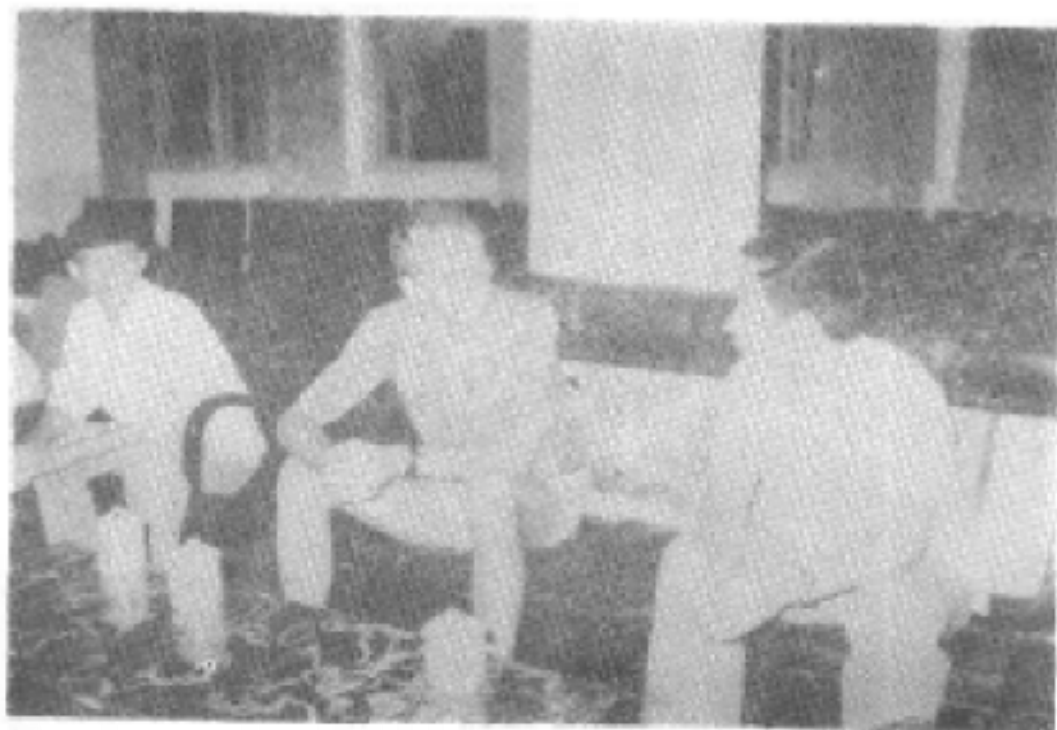


湖南原省政协主席程星龄
为保靖旅游开发题词相勉



运与码
航员村
县船王
及船在
办游友
游旅朋
旅司典
县公瑞
头留念

豫章会馆消防水龙杆停放处(即电线杆旁关闭的民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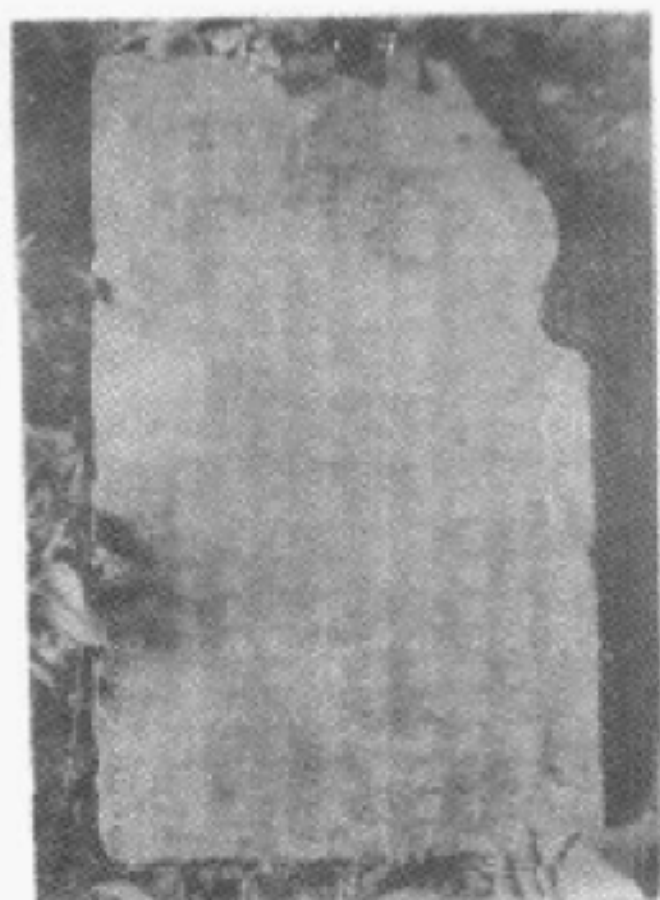
瑞典中国友好协会常务
理事、哥德堡分会主席
倪尔斯（中）访保时，
县委书记向世林（右）
县政协主席梁家骧（左）
等领导前往宾馆拜会，
宾主亲切交谈。



倪尔斯先生与《中国画
报、沈从文小说爱好者
代表团》全体成员畅游
沈先生终身萦怀的西
水。



沈从文先生嘱原中宣部副部长刘祖春同志为迁陵八景之一的“狮子洞樵歌”题词



清同治十一年保靖正堂龚知县撰写的“狮子洞”晓谕碑碑文全照



湘西自治州的摩崖刻石之最——“天开文运”



湖南省文联主席康濯同志为龙栖洞题诗



县副食品厂酱油生产车间酱坯晒场一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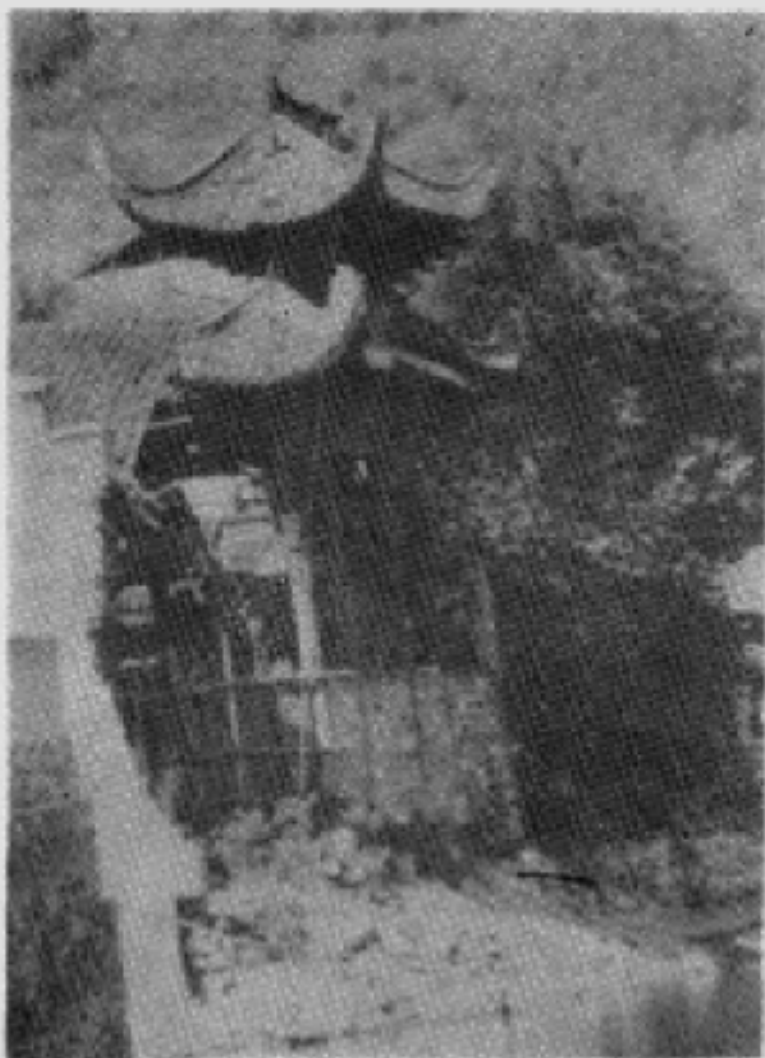
县松花皮蛋厂获奖产品及证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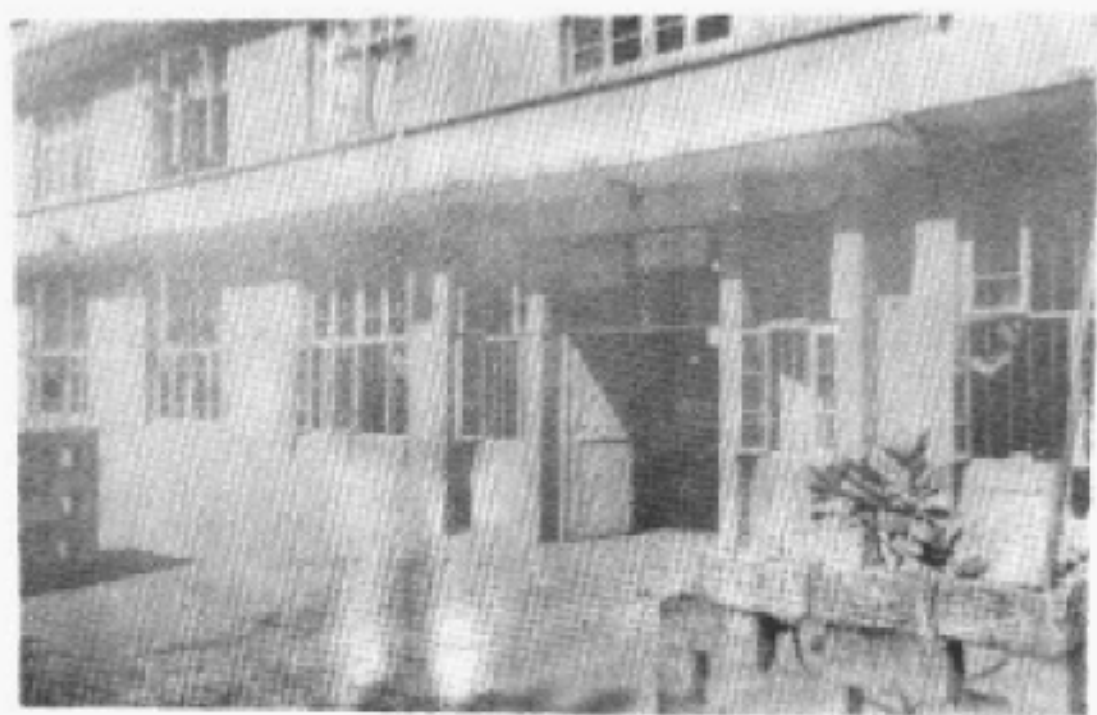
座落在雅丽山头的保靖县教师进修学校校舍一角。



迁陵竞择小学新址一角。



豫章会馆旧址——江西庙残存的斗拱牌坊



县中医院一楼门诊部



苗王石绍权墓

目 录

前言

革命回忆录

长征路上的挑夫.....	梁光明 (1)
怀念父亲向志清.....	向权义 (10)
挥笔纸上话生平.....	梁鸿辉 (33)
我的戎马生涯.....	廖子清 (46)
杂忆保靖解放之初.....	彭恩普 (49)

人物春秋

胡兴仁轶事.....	孙锡华 (55)
谢重光在湘西的活动.....	孙锡华 (58)
苗王石生富的兴衰.....	张宣超 (62)
雨过天晴忆一之.....	王焕坦 (70)
回忆梁海仙二三事.....	梁鸿昌 (74)

历史点滴

湘川边界“九路军”的始末.....	彭焕图 李家花 (78)
“豫章会馆”和它的石狮.....	傅 健 (88)

文卫之光

- “狗本家”其人其事……………彭图湘（94）
傩愿戏来源一说……………吴昌海（100）
忆先父刘传纲学书事略……………刘孟笃（104）
忆保靖首届“民族文化日”活动……………陈建中（106）
回顾保靖中医院的发展过程……………黄增益（110）
保靖“姚源源堂”和“小记书”……………傅 健（114）

教育史话

- 五年的私塾生活……………田孟扬（119）
民国时期的保靖教育……………郑欣平（123）
1946年以后的省立八中……………周孝唐（129）
迁陵竞择小学发展史况……………王德富 刘世祚（134）
花桥小学的片断回忆……………彭司琰（142）
发展中的保靖县教师进修学校……………谭子超（145）
回忆保靖县中创办经过……………彭景星（152）

广播电视

- 我参加广播电视工作的经过……………石长胜（157）

商业忆往

- 保靖乡场简述……………田孟扬（162）
保靖桐油交易点滴回顾……………傅 健（166）

水利、消防

- 我所知道的五处引水工程.....向贵文(171)
迁陵镇的消防与联甲街大火.....傅 健(177)

名胜、旅游

- 游龙栖洞.....彭图湘(183)
瑞典朋友的保靖之行.....
——瑞中友好协会“中国画报、沈从文小说爱好者代表
团”赴保参观考察记实.....陈家驹(185)
酉水林园揽胜.....陈延炳、陈家驹(192)
迁陵八景寻踪.....宋大炳 张如飞(194)

名优特产

- 保靖酱油.....冯本亚(204)
松花皮蛋.....李淑健(207)
吕洞岚针.....廖东成(210)
阳冬梨.....孔召松(212)
苗乡酸鱼.....张宣超 石长胜(215)
后 记.....(216)

长征路上的挑夫

梁光明

1934年冬，红二、六军团发动的湘西攻势，以及随之建立的湘鄂川黔苏区，震撼了湘鄂两省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

10月，红二、六军团从黔东出发经酉阳占永顺，敌军三十四师三个旅逼近永顺城，当时红军弃城北移，设伏于龙家寨以北十万坪谷地，和敌军猛战一场，俘敌一个旅，歼敌二千多。此战红军打开了湘西局面，接着又重占永顺城。距此前不久，我从保靖水田排家老家流浪吉首乾城，在小溪桥一家油坊打短工，跑凤凰竿子坪挑脚。我记得九月重阳前几天，自称是周矮子的残余部队从凤凰往永顺方向去，四处抓挑夫。那时我身体健壮，只要得饭吃，什么工我都可以去做，能得到几个小钱的活我都干，加上家有六旬老母双目失明，无人照料。妻子带着仅有九岁和五岁的两个女儿，张口等着要饭吃，上无片瓦，下无立锥，家境贫寒，惟将老母亲托附在家族兄弟梁生知家里，自己带着女儿游走乞讨度日。白日三餐碰饭，夜晚四处安身，窜乡走寨，跑断了脚，饿断了肠。为了他们的生活，我被周矮子的部队抓去当了挑夫。在保靖和永顺间的一个小地方，部队和当地的兵打了起来，我从没见那样的场合，的确有点怕，天黑不久，我就和一个自称是花垣那边的苗族青年龙岩哥逃跑了。这个青年和我在竿子坪挑脚时相识。逃跑的当晚，我俩连夜走了四十多里地，因同是苗族，不懂汉话无法问路，只有

看着月亮的方向走，走到永顺一个叫万福的村寨，听说贺龙的部队好，但由于底细不清，又一想，在家看到抓兵抽丁的情况，心里感到可怕，所以不想去参军，但回家又无法生活下去。在家乡附近排家糯，排大方一带的大户有粮人家，我做过长工，打过短工，都无法养活全家老小。在那回家无门外出无路的情况下，我想找一个地方避开这种困境。同时听说贺龙的队伍是打国民党的，是为穷人讲话的，所以就横了心，决定参加贺龙的队伍。当年我已是三十二岁的中年大汉了，听老辈人讲我是属龙的。由于民族的落后，少数民族更为落后，什么革命的道理，什么打土豪分田地，斗地主、闹翻身，什么土地革命，什么革命的队伍等等，讲老实话全都弄不清楚。可说是带着种种疑虑，糊糊涂涂参加了红军，成为一名红军战士的。为了解开心中的迷惑，根据穷人的拥护声，踏着队伍的足迹找到了龙家寨，正碰到红军伏击敌军，激战之后，队伍整编扩编时参加了红军，随大部队走了。半月后我被分到六军团，因没有文化，大字一个不识，汉语不通，只有一身好力气，便和花垣的那个苗族青年当了无线电挑夫。几十年过去了，我的文化还是没有提高，只学了一手好算盘。往事的回忆，我都是靠推算的。经推算，我参加红军的日子应该是1934年的冬天，记得在龙家寨还裹着从周矮子部队当挑夫时偷的一块包袱。参加不几天，老兵战友李忠诚送给我一件旧棉衣。这是我第一次穿棉衣，我既高兴又害怕，喜的是穿上了棉衣，怕的是李忠诚从那个死人身上脱下来的棉衣送给我的。所以使我至今难忘。

1934年10月以后，我随二、六军团指挥部，按照首长的指示，挑着无线电台这付革命的重担，向西转移。部队首长决定留一部分红军在永顺、桑植、大庸一带坚持苏区工作。为牵制敌人的行动策应，中央八万多红军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万

里长征。1935年元月我们部队得到消息，敌人对我军进行围剿后，上级决定停止攻势行动并组织我们各路队伍回师大庸进行反“围剿”准备。一个多月以后，我们正面迎击了敌人。先后坚持了两三个月。我们挑着电台设备，参加在大庸后坪的进攻战斗，桑植陈家河、桃子溪的进攻战斗和向驻在湘西的敌军陈耀汉部队的进攻战斗，有力地牵制了敌人的力量，支援了中央红军的行动。

一年后，1935年11月中旬，我随六军团指挥部无线电队离开湘鄂苏区，由桑植的瑞塔铺出发，经大庸合作桥，渡澧水涉沅江到达沅陵；再经辰溪进入贵州石砚，这时我已是一个老战士了。初步懂得了革命的道理。腊月经胡仁敬、何水明介绍我在贵州平山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同时任运输班长。爬雪山，强渡金沙江，经过半年多的时间，1936年夏到达西康的甘孜地区，贺龙部队和萧克部队的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会师，并向中央红军靠拢。同年秋，我们部队胜利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甘肃会宁地区同彭老总（彭德怀）的部队会师。

一年多的时间里，我随二、六军团指挥部先后转战湖南、湖北、四川、贵州、云南、甘肃等省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为牵制和消灭大量敌人，为支援中央红军度过难关，顺利进行长征，贡献了一个挑夫的全部精力。

回想起长征途中，我是一个挑夫，运输班长，直接和敌人打仗的机会不太多，但还是有同敌人交火的时候，1936年春，我们二六军团合并队伍后，走过贵州毕节不几天，到云南境内一个叫来宾铺的小地方碰到了敌二十六师的阻击。当时，我们无线电运输班七人挑着三挑无线电设备，龙岩哥、李东海和我三人，由我的入党介绍人胡仁敬（无线电执机员）等二人

带去执行任务，配合部队进行反击，不料敌人发现我们躺的位置，来了几十个兵追赶我们，我们对当地的情况又不熟悉，跑到了山沟里，背的东西又重，加才走离贵州石砭、毕节一带，因人烟稀少，粮食困难，吃不饱，跑不动，龙岩哥比我小十多岁，身体比我差，更没有办法逃出困境。他就躲了起来，以后没有赶上我们，也没有再发现他。到了陕北，我寻找过他，仍没有他的下落。我们几个都归了大队伍。第二天我们的部分主力部队与国民党26师的部队在来宾铺打了一仗，在这次战斗中我挂了花。那时候轻伤员是没有人过问的。我带伤走了十几天。到了贵州一带，我们的粮食特别困难。石砭、江口地区居民少，几里地才有一户人家，要找粮食是相当困难的。有些部队走到那里就吃到那里，只要发现有能吃的东西，就全部搜起来吃完。由于少粮缺药，又经常和敌军交战，部队伤亡较重，违犯纪律的人员也较多。为了部队的生存，为了多活几条人命，纪律约束也就不十分严了。我们是长征的后一部份，敌人是不会放过的，四面八方向我们逼近，为了减少敌人的阻击和缓解粮食困难的局面，首长向我们传达指示，西渡乌江创建毕节黔西一带苏区，扩大队伍。

一次，我在给学生讲革命传统的时候，一个小朋友提问：“爷爷您渡过金沙江，爬过雪山走过草地时困难吗？”这一问使我回想起1936年三月时的景象。清明前后，听首长说中央决定要我们二、六军团北渡金沙江，我们六军团经白石岩，平衡、可朗，向普渡河方向前进时，敌军剿共总司令龙云，郭汝槐的部队对我们“追剿”，经过浴血奋战，多次粉碎了敌人围歼，占领了云南的盐兴，盐丰一带。我是和石鼓路线的部分人员渡过金沙江的，比先头部队困难要小。这个时期我们在云南过西康这一路程中翻了几座大雪山，冻死了不少的同志，到达

甘孜，二、六军团加入三十二军组成了红二方面军后又继续前进向会宁地区靠拢，经过大片的草地爬涉，日子一天比一天难熬，在宽无边际的草地上，见到的是天和草，不见的是粮食和可食的东西。很多同志饥饿死亡，更有很多同志因走不动路而被陷进草地的烂泥坑里再也没有起来了。我们运输队的同志要多三十多斤的通讯电台配件，不过那时无线电是唯一的通讯设施，挑夫较重要，打仗也较少了，主要是通过保护实力。保证联络上级完成任务。因而给挑夫发的干粮比较多一点。加上我们班有几个同志相继死去，他们的余物能吃的唯一的只剩下皮腰带，无线电台的皮套我们都带上了，那时我才三十多岁，身体较好，又没有大的战伤，就是在毕节时，屁股挂了一处花，对我的身体影响不大。正因为我什么都能吃才顺利地渡过难关。（现在还是这样，从不选择饮食，也不浪费任何食物）。记得胜利后回到长沙柴校时，生活好了，有些人不肯吃肥肉，往泔水桶里丢，而我又从泔桶里拾起来洗净拿来炼油吃，有同志开玩笑说：“你槽口（指味口）好，难怪没有饿死在长征路上。”我想的确这也是个原因。还记得过草地时，一个夜晚，有一位贵州籍的战士不行了，我们几个认为他是饿得不行的，就将一块煮熟的马肉喂到他嘴里，因无油无盐的确没有味。那时，好人如果不能吃干粮、草根、牛筋，等物都麻烦了，况且是一个病人？当然就只能等着死亡来临。特别是我们运输班担子重。我是班长，一路上的艰辛，使我也感到有些支持不住了。电台不能轻装，领导下令，“死也得把电台挑走”。那时候没有水洗澡，全身都烂了，脚皮都磨破了。走出草地快到巴西，我们几个人的干粮全部吃光，上级认为大队伍要相见了，眼看我们又不行了，人数减员不少才叫我们轻装，那次我整整饿了两天两夜，滴水未进。走出草地后我们顾不上

什么纪律了，只要见到能吃的，我们拿来就吃。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者以制造芦沟桥事变为起点，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国性抗日战争爆发，当时我随二方面军改编，我任一二〇师三五九团司务长、副官，跟随部队创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粉碎日军进攻。1937年9月日军侵入晋西北大同至太原段后，在长城线以南，为开展这带的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深入到群众中去开展抗日救国的宣传工作，扩大民族统一战线，开展了同蒲铁路沿线以北的破袭战。我们三五九旅配合三五八旅在忻县平社以西，三交、岔上一带集结，我跟随部队参加了三交袭击战，和当地的游击队配合将敌军一千多人围困于岢岚城内，想办法断敌交通，给部队补给和水源。迫敌弃城突围。一天晚上，敌军弃城北逃时，我们旅立即跟踪追击，连夜向敌发起了攻击，歼敌达二百多人。再一次就是参加了山西省广灵县邵家庄伏击战，亭县、三董堡伏击战，和日本鬼子的汽车队打了一仗，炸毁敌车几十辆。在抗日战争时候，我在一二〇师三五九旅随王震旅长在晋西北反击敌人的首次围攻战，反对敌人对冀西围攻战。1939年即挺进冀中，后返回晋西，共作战十余次，采取了游击战，运动战等。记得1940年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搞生产自救，同三五九旅的官兵一起，在王震旅长的率领下，开赴到延安以南的南泥湾，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粉碎了敌人妄图用经济封锁的办法来达到彻底消灭红军的阴谋，促进了红军的不断发展壮大。

1945年9月3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我同全国人民一起经历了八年的抗日战争，共庆反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取得了抗战的彻底胜利。正在这时，蒋介石积极准备发动全面内战。为保卫抗战胜利果实，我